

笔会年选，希望能成为更多人的年度“心灵史记”

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文 匯 出 版 社

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文 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次醒来,你都不在/《文汇报》笔会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741-007-8

I. 每... II. 文...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1915 号

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2005 笔会文粹

主 编 / 吴芝麟

执行主编 / 徐春发 周 毅

选 编 / 文汇报笔会编辑部

责任编辑 / 陈飞雪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70 千

印 张 / 19.375

印 数 / 1—6 000

ISBN 7-80741-007-8/I·007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贺新春

余英时	新春谈“心”	3
胡晓明	人无喜乐 安得参与造化	7
张文江	生命自觉之始	10

亲爱的伙伴

王世襄	告荃猷	15
苏 秀	他是我们的骄傲	19
丁元竹	美好社会的探索者	24
冯骥才	怀念老陆	29
叶廷芳	缅怀冯至先生	33
江 迅	香港骑士	37

故乡与世界

洁 尘	成都的冬天	43
唐 韧	凤凰二题	45
黄昱宁	打开窗门讲沪语	50
南 妮	蓝色的恐惧 蓝色的忧伤	52
严 锋	乡村音乐与美国政治	55
恺 蒂	曼德拉低头落泪	61
西 飏	对街的加油站	64
边 芹	火,绝望的火	67

张燕燕	天路	70
-----	----	----

流年观影

芳菲	三月,从茨威格到徐静蕾	75
吴亮	同情的彼岸	78
潘向黎	大长今:天在哪里?	82
赵川 叶倾城 毛尖 冯世则 孙洁 藤井省三	中国电影百年留言	87

议论

骆玉明	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	93
柳延延	爱因斯坦如果在天有灵	97
苏中杰	忠义人格的负面	101
陈鲁民	人得藐视点什么	104
周国平	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106
朱健国	五十而知“当初”	108
郝烈山	唱不尽古今旷男怨	111
阮直	倚小卖小	114
陈村	人之老	116
朱正琳	鸡这一辈子	119
沈致远	忠言逆耳与负反馈	122
王周生	有一些汉字,正在被我们遗忘	126
周二中	事关良心	128
黄波	说破英雄惊杀人	132
顾土	当昆曲热过之后	136
韩石山	这样的《鲁迅全集》我不买	140

专题:纪念巴金先生

王安忆	执绋者哀	147
-----	------	-----

陈思和	激流尽处应是黎明	150
金 庸	正直精神 永为激励	154
大江健三郎[日]	悲哀与羞耻	156
张新颖	“你们是滚在无边的空间中,我也一样”	157

专题：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姑丽娜尔	木卡姆给人类带来什么	163
乌兰杰	长调民歌,草原之魂	168

历史的倒影

蒋丽萍	书生	175
郑欣淼	新发现的沈从文、丁玲书简	179
赵健生	豪杰何心后世名	184

日常

北 野	一生中的三个日子	189
李修文	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192
何立伟	酒徒	195
许博渊	雪天谈吃	198
刘心武	人性中有大片灰色区域	201
楚 茨	君死我葬,我死谁埋	205
留 白	绝交的诗意	209
袁山山	拉萨童话	212
孟 晖	小贝说话	219
张 洪	超市的维纳斯	222
雷抒雁	乡村版文学	224
刘庆邦	勤劳的母亲	227
杨泽文	野兔	230

王祥夫	听歌三记	233
-----	------	-----

其他

宗璞	扔掉名字	239
王蒙	天问	241
流沙河	鬼文化之遽衰	244
姚育明	堪忍苦艾酒	247
潘益大	如坠深渊	250
顾行伟	又见窑火	252
邵燕祥	诗之草	256
张承志	雄鹰飞过	259
韩羽	画话聊斋	264
吴冠中	流逝手记	267
马悦然[瑞典]	吊陆文夫	271
舒乙	偷偷写出来的书	272
周汝昌	《我与胡适先生》的故事	277
林长华	连战的爷爷精文嗜谜	281
李景端	杨绛译的《堂吉诃德》	284
孙甘露	时光流转	288
詹克明	生命需要等待	291
王美彪	手艺人的静气和力量	295

贺新春

HEXINCHUN



新春谈“心” | 余英时

《文汇报·笔会》倡议在新春伊始之际,对中国传统价值作一次回顾和展望,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构想。为了响应这一构想,我决定选择谈“心”为题。我为什么要谈“心”呢?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心”始终被看作一切精神价值的源头,从先秦到晚清都是如此。孟子有一句话最能传达这个意思,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他的著名的“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便是对于这一命题的有力论证,在后世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价值源于“心”从此成为一种普遍的预设;因此音乐家认为哀乐不在“声”而在“心”,画家强调“中得心源”,诗人也说“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一切艺术上的价值创造无不归之于“心”。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系统中一项最显著的特色,今天好谈中西文化异同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

西方的精神价值托源于“神”或“上帝”,自古典时代即已如此,中古更甚,一直到今天依然流风未泯。所以在西方思想史上,“神学”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始终占据着中心的位置。“神学”这个名词,早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便已出现,到基督教兴起之后,它则取得了至尊无上的身份,连“哲学”也只是它的“婢女”。希腊的“神话”也十足表示人所创造的价值离不开“神”。

无论是文学、艺术或科学都由九位女神主司其事(即:“Muses”);这显然是“神源”说,和中国的“心源”说适成有趣的对照。

由此反观中国传统的文化系统,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其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的是“心学”而不是“神学”,甚至“神话”在古代中国也比较不发达,至少远不能和古希腊相比。但这里所谓“心学”是最广义的用法,不是宋、明以来的所谓“陆王心学”。事实上,“程朱理学”也同样以“心”为“功夫”的焦距所在。朱熹说,“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但无论是“涵养须用敬”或“致知在格物”都是在“心体”上用功夫,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明理”和实践“理”的境界。这样看来“程朱理学”不过是中国“心学”的另一形态的表现罢了。

从思想史观察,“心学”的正式建立发生在战国时代。孔子在《论语》中称赞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这已是价值源于“心”的明白表示。但《论语》中“心”字甚少,儒家“心学”系统的建立者是孟子而非孔子,孟子曾引孔子的话:“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向)。”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说:“惟心之谓与?”但此语不见于《论语》,当是流传下来的一句语录,原意是不是讲“心”,很难确定。不过由于孟子借它来建立儒家的“心学”,后世儒家大致都把这几句话当作孔子关于“心”的活动的一种描述。

但战国时代建立“心学”的并不限于儒家,其他学派也同样在努力建构“心学”。与孟子同时代的庄子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论点,《韩非子·扬权》篇“虚心以为道舍”的话便明显地受到它的影响。此外还有齐国稷下不同学派的人也发展了不少大同小异的构想,保存在《管子》一书中,限于篇幅,这里便不多引了。

我们读了先秦各家对于“心”的种种构想,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原来他们是从古代“巫”的文化背景中奋斗出来的。“巫”是天、神或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自称有特殊的精神能力和训练,可以与天上的神灵沟通,并且有法力使天神下降,附在他们身上,指示人间一切吉凶祸福的变化。“巫”为了迎神,必须先把自己的身体洗濯干净,衣着也必须鲜丽,这样才能使“神”有一个暂时停留的地方。《楚辞·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便是描写降神附体的一幕。战国各派思想家已不相信“巫”有此神

通,更不肯承认“巫”有独霸天人或神人之间沟通的权威。他们因此展开了一场对“巫”的尖锐交锋。《庄子·应帝王》中关于壶子(列子的老师)与神巫季咸之间斗法,便是以寓言方式透露出当时新旧思潮的激荡。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推陈出新的革命,其结果则是各学派的兴起,各家立说虽各不同,但所建立的“心学”却有两点共同之处:第一是将作为精神实体的“道”代替了“巫”所信奉的人格“神”;第二是用“心”代替了“巫”的功能,成为“天”“人”之间沟通的枢纽。明乎此,我们才能懂庄子“心斋”的涵义:“心”是“道”的集聚之地,所以必须打扫得一尘不染,正如“巫”迎“神”先要沐浴更衣一样,否则“道”便留不住了。《庄子·知北游》所说“汝斋戒,疏淪而心”,同指此而言。《管子·内业》的“精舍”和韩非的“道舍”也强调“心”为“道”居留之地。儒家也大致接受了这一观点,所以汉代经师修道讲学之地称之为“精舍”。

由此可见,战国“心学”是在长期与“巫”文化奋斗下成立的,它一方面摧破了“巫”的原始“神学”,但另一方面则通过理性将其中最具有号召力的两点加以改造,将初民宗教提升至哲学的高度。“巫”的人格“神”代表了中国早期宗教中一种超越而外在的力量,战国各派思想家则把它转化为“道”而收入入“心”之内。“道”与人格“神”截然有异,但其为超越则同。“道”是一种超越的力量,所以能成为精神价值的源头;但常留在“心”之内,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这是价值源于“心”说的终极根源。

作为“道舍”的“心”,自然是“道心”而不是普通的“人心”。《荀子·解蔽篇》说:“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这便是他理想中的“道心”(同篇引《道经》已有“道心”、“人心”的分别)。“道心”是不能不随时加以净化的,否则就留不住“道”了;先秦文本中“存心”、“尽心”、“养心”、“正心”、“洗心”等等说法都是针对“道心”而发的。秦、汉以下从儒、道、释三教到民间宗教、小说、戏剧无不强调为人必须修“心”。在王阳明时代,“良心”一词已普遍流行,成为“道心”的通俗版,“尔欺心”因此是一句骂人的重话。两千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上虽乱多治少,社会还能勉强维持着起码的稳定,“道心”或“良知”至少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人似乎已抛弃了“道心”,以致既不能“虚一而静”,更未曾有过“清明”的时候;最近几十年来,连“良心”两个字

在民间好像也不大流行了。我们似乎只看到“人心”为权与钱而争斗,显得十分活跃。如果我们今天还想重新认识传统价值的真义,恐怕首先必须遵照着荀子的指示,作一点“治气养心”的功夫,只有在“道心”或“良心”复活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谈价值重建的问题。

人无喜乐 安得参与造化

胡晓明

1

乘十三点三十分的航班返沪。飞机有个时刻在空中停着不动，无声无息。广播里说是出了故障。大家面面相觑，问出了什么故障，圆脸笑眼的空姐答：“仪表里的数字都跳不出来。”重返地面换机再飞，到虹桥已是下午六时。我拖着行李最后一个下飞机，圆脸笑眼的空姐恰跟在后面，我回头一看，就对她说：“你们那里的桃花我去看过，很好看。”空姐惊喜：“你怎么知道我是南汇人？”“我刚听见你们对话。”“欢迎到我们南汇再来看桃花！”记得废名先生曾说过每一棵唐诗的桃花树下都藏着一个女孩子。那天才忽然发觉原来桃花的红色，红得很本然，对生命很肯定。

喜气就是对生命的当下的肯定，如桃红、柳绿，总是一看就好。中国文化里头有着说不完的喜气。

就说桃花吧。桃花真的是很中国文化的花。我有一年为了一张桃花绣品，从上海追到贵阳、昆明、大理、丽江，终得之，张之于壁，抚玩不尽。桃花一群群地开，声音很响，样子很靓。像美少女，是最合群健康，最无忧无虑，最无负担的神情动态。古时天台山的刘郎阮肇，要下山去了，桃花仙子也没有说一

定要他们不思凡。就连陶潜隐居的桃花源，落英缤纷，也因为桃花而热闹，不像深山寺庙里印度莲花的寂寞。

中国文化中，桃花的故事太多。“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人刘禹锡写他从贬谪之地班师回京，再展身手，说得那样的欢喜灿然；而“种桃道士归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饱受摧折之后，他又是何等的志气不衰。千年中国志士仁人笑傲江湖，尽是一波一波的“前度刘郎”。白乐天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中国的历史人生，多少回长恨春归无觅处，却又总是峰回路转，总是灼灼其华，风景又转入此中来。小小的一首绝句，说尽一部二十五史由悲观转而乐观的大意境。这两首唐诗，一写人，一写景，写桃花而最得其喜气，也最得中国文化的真风景。

2

喜乐的文化，是懂得兴发感动的文化，流溢着诗的香气。

夏天在浙江岱山。晚饭后，与朋友们一块去海边散步。

一弯下弦月，极洁净明亮。一只小狗在草地上，盯着月牙发呆。月边有一颗星。小镇的晚景如童话。

路遇一小学生放学回家，背着书包，手捧一复读机，正放着流行歌曲，边走边大声唱，旁若无人。空旷的街道，夏夜星空下的自在与忘情，一幅小镇小歌手的图画，我们为之感动。在英语将中国孩子所有的时间都俘虏挟持了的时代，一小孩在星空和海风的掩护下成功逃逸。

我想起了马一浮先生对中国诗学核心的“兴”的解释：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

诗的兴发感动就是生命的喜乐。“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与客只是邂逅相逢，就系马痛饮，一点点客气试探、防范计较都没有。只有少年人才会有这样的生命情调。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有一回，我问课堂里的中学生，这首诗写什么呀？她回答说：“祖国山河

的雄伟。”哪里呀？你看“天门中断楚江开”的“开”字，何等的喜气。那从太阳边上来的帆，又何等的自豪。李白分明是写他那不羁的灵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是诗人兴发感动的生命意境呀。

“喜气”的对应词即是“力气”。“力气”就是要提问题，要分析，要强探力索。而诗（尤其是唐诗），是不提问题、不分析、不强探力索。提问题和分析是散文、小说、戏剧、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工作。“喜气”是直扑上去对生命的肯定，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诗韵的清扬和对偶的游戏，是天地创造的欢乐和儿童玩耍的天真。西方文化是力气多于喜气的，中国则相反。“力气”固然重要，可是，人生也不能没有沛然莫之能御的“喜气”。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人只是有欲而无“兴”。顺天而动，让位于周密算计，于是人渐入于“暮气”。而“人无喜乐，安得参与天地造化？”

再回头说桃花，宋人有一个很美的桃花诗典，见于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旧游处，苍藤翠壁初无路。戏将桃核裹红泥，石间散掷如风雨。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花间石室可容车，流苏宝盖窥灵宇。……

说的是宋诗人石曼卿做海州通判时，山岭高峻，人路不通，植树不易。有一天忽发奇想，叫人将黄泥包裹着桃核为蛋，一个个往山岭上扔。这一两年下来，竟然桃花满山，灿若锦绣，而正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接下来桃花树中间的大石室，可以停得大车，可以看得天宇。这真是中国文化中最喜气的一个诗典。等到开春的时候，我也要找个地方，带着儿子，扔几个红泥桃核试试。

生命自觉之始 | 张文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论语》中孔子自言进道顺序的这段话，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作出各自的体验，然而异中有同。

以生物钟而论，十五至三十当青春期，结束于而立，证验为不惑；五十至六十当更年期，结束于耳顺，证验为从心所欲不逾矩。三十、五十当体气变化之时，亦为思想变化之时，颇可注意。三十年为一世，于《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之数当女二十八男三十二，三十乃平均数。五十知天命，正对应五十而学《易》。读古今传记可知，有成就人物的一生当有两次变化，第一次在三十前后，第二次在五十前后，而后者破除前者，比前者更深一步。六十花甲，体气已周，故声入心通，无所违逆（参考《庄子·人间世》：“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七十不逾矩而非不逾规，因儒家重方，与道家重圆不同。

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为青春期的开始，也是生命自觉的开始。由童年、少年而青年，由混沌、朦胧而苏醒，这是生命极美好的阶段，而烦恼乃至压